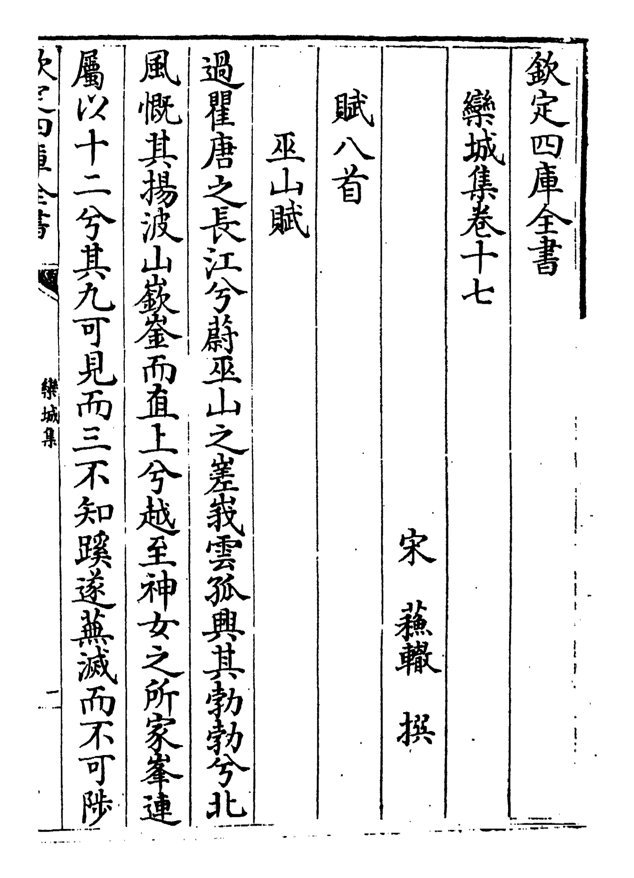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欒城集卷十七

宋 蘇轍 撰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峩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嶔崟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

兮玄猿黄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撓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蔡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悦然而有所懷儼峩峩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絶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

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為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為烏而騰去忽然而為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可執以羇罤高丘深其蒼蒼兮怳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
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酹吁嗟神兮
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為舟橫中流兮
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牆兮
緣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為輪兮斲冰以
為之輈伯翳俯以御馬兮臯陶為予參乘慘然愍予之
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
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為予而歔欷古固有是

兮子又何恠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
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
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子舍是安去予
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
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予惟樂夫
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
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
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

兮喟故宫之頹垣

釭硯賦并叙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煑瓦石使軟可割如土甞以破釀酒釭為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為異物余兄子瞻甞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為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為是其始也生乎黄泥之中其

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餔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解偶與物鬬脅漏内槁棄於路隅瓦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洽以鼎鼒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為我形沃我以水汙我以熼處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識己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茹辛

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令子則非坦腹而受汚模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并叙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眞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蘧蘧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嶪峩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

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騈交首以磨頸兮紛絶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翺翔羽梟梟其彌遠兮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没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横流以浪浪雲坱圠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

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
慕兮徒令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
其忘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悅亡弓之遺韔

超然臺賦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
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
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
蝗逐捕盜賊廩卹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

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濵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潔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潔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湠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

莫及兮落日耿其夕曬嗟人生之漂揺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追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汎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

然者邪

服茯苓賦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朞年二疾良愈葢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説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為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

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汨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為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為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為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為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閲

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兹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幺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

黄泉乘隂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黿之閑蟄外黝黒以鱗皴中潔白而純容上濯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歴千歳化為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寬𪄀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歳為一息顔如處子緑髪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得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而疎直姿嬋娟以閒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令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

也故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横逸絶潤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藂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

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旣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此則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倏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玆焉客曰葢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斵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爾況夫夫

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黄樓賦并叙

熈寜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

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
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
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
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
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
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
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
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

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黄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隍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
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
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
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皐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𩅜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檝紛披魚鼈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淼漫古汴入焉滙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蕩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户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而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欒城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吕沛惇

欒城集卷十八

宋 蘇轍 撰

辭五首

御風辭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

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葢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斵栁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茍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

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
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
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
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下睎海嶽晃蕩青紅薈雜陳於吾
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
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為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
有風也薈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
乎雲霄而不以為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為

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為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慼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為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為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遙翱翔放於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為無心物莫吾攻

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太白山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閽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魁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為神也朝求

兮山顛夕釆兮澗涘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鹿
伎伎兮來罝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稱熟兮寒泉洌
其清泚為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為委嗟天上其何
食兮畏人君之不吾以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傴而仰
俟為善得福兮畀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王食
有不享兮曾潢汙蕨薇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
好惡之吾似跨修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
之飄忽兮拂長劍其天倚隕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

風靡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并叙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内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盍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

為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為樂葢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葢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懐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於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為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

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為所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迕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決人皆恠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葢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為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九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為詩喜大書皆可愛有

子一人生始二歳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歛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於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温生年五十九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為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為人至此非有不足兮

可以無憾而人為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

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卒于山之陽

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旣又識吾父今不幸

至於大故其為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

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為之辭始

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强識能通

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
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
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為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
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
紬書東觀以君為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
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
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
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

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
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温其言肅然以厲環
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
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
士法卻五穀者煑粟以為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
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
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
絶俗三十餘年神益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

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微以為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為兮計較得失以和為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為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為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為父與原之為子兮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

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敘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

葢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為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

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為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

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

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

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為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

而善屬文晚節為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没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為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為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内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留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木兮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

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閽兮訴予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褎田莫之飽兮不饑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歔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詩五首 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挹挹抜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穗孳不米哀將饑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爇稷黍求旣多

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為灰石為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為是

驕不戚尚可弛兮

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

龍為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囷麓為酒醴伐豚羔舞長袖

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叙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薦登泉始復發民讙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為二池釃為石渠自東南流

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

為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巖巖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

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祗泉流

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滙為澄

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藴毒是洩汙濁以流埃𡎺消亡

風火滅收叢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為旱災靡物不傷天

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既澍百穀

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黽沸騰匪泉實來帝實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薦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劒石銘并叙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闕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劒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為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為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劒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

石為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鳳咮石硯銘并叙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世初莫識也熈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益石

之傑子瞻方為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為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㞢之蠹頮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

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

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為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為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

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為

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為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撃鼓升座為衆説此事聽作禮涕泣而罷聽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聽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為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教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

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實性
孰為不等等為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
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欒城集卷十八

欒城集卷十九

宋 蘇轍 撰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

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

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藂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

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黄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

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慼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黄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歴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畆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

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

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

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霸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霸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

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

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葢自其得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

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於田婦織於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畒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

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

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

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獘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隂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邊庭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

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檝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

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為之說曰居之以强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雖强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强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

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

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隳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

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為能為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為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

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

猶得守其法度以為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益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為

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欒城集卷十九

欒城集卷二十

宋 蘇轍 撰

策問三十四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

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
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
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
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勞以車即戰邱甸之遺制
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牛車之役世以為非古者
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絶
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
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

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則吏欺而

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雠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

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於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為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

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内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

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修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為誠不若耶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

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勸勞勸誘數十年之

間而後士人彷徉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之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

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禄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之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畒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畒而税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

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為地三十三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為比比有比長五比為閭閭有閭胥四閭為族族有族師五族為黨黨有黨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為伍長閭胥為兩司馬族師為卒長黨正為旅師州長為師帥卿為軍將故

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為兵一人為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葢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為孔子急於行道而為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葢亦

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為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為淺矣膰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乎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膰肉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為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為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為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為忠也以為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為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為質也以為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為淺薄非所以為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

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葢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恠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

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翺翔以寛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强困躓不暇於為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為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寛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説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為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為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畧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遠者十二年一巡狩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共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

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為今之世有周公
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畧備其禮而不至於
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
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説而著於篇

問茶之有榷與税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
為榷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榷然江淮之間
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為也而何
便於榷以税為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

夫税之入其不足以當榷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榷而爲税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权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説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稾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歴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

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盖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為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

民賦役要之以唐為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㩁茶鹽榷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内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

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説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

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嚳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為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僻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獘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

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守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守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内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

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内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為未盡也其將何修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内

懐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将畧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絶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於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鎛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為安四夷賓服其故何

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於篇

問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

之行於市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盖嘗問禮於老子未可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頼以為强唐太宗誅滅突厥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為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髙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為害遠矣自漢已來東决則盡太山之麓西决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邱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盖禹之治水也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决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决而有以受之乃不為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獘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逺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以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盖亦有時異事異久逺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青灾有赦

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

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獘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遠巡廟堂

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

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

聖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泯疊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為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為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

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為之正又為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餁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

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竒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竒又曰竒亦為正之正而正亦為竒之竒所謂竒正者將合為一陣歟將離為二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稱淮隂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隂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絶其饟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説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隂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隂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

能免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隂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

待之請言其說

樂城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吕沛惇

欒城集卷三十一

宋 蘇轍 撰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

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放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没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

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𦍒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徳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茍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茍不由其道雖强求而

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
後者失在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
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
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慱達宏辨文足以經治武
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
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
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

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兹而治不加進天下之獘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灾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

出無功由是觀之茍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横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壊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横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茍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邉無數月之糧闗中無終歳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邉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

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収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

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蹟今也四方之財莫

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卭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隂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

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

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濾亂濾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茍將禁之則莫如止

來者而闐其隘令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

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

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目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

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茍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収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

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

轉運轉相較鈎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

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

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

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茍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

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具贓罪正入已至若干

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歷之間元昊竊發復使

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

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升馮繼業等

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

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

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鹽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

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髙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

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内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内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説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

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别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禄廪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宫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塟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愚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還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

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

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禄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仕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廪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

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彞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

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茍失其道雖吳越之人皆得謀之茍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覦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

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廪歲給之舉不可勝計往返數十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

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乃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

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兹矣

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茍自今從其可卹而

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説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茍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

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茍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恊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茍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

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

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茍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獘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欒城集卷二十一